

“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

——陈万里三次考察龙泉道太窑址

陈小龙



龙泉窑舟形砚滴

被誉为“中国陶瓷考古之父”的陈万里先生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9月期间,曾9次到龙泉考察青瓷,并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察报告《瓷器与浙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也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心中欢欣,不可言喻”

陈万里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探访浙江省龙泉市各地窑址的经历,后汇集成《龙泉访古记》。从书中可以看出,他往西乡八都、南乡小梅大窑等地考察的次数比较频繁,相对而言,对道太、安仁等地窑址的记载则只有寥寥几处,但实地考察后,“往往竟有出于意想者”,直言古籍所载必须实际调查后才能加以验证。

最早一次记载见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1月2日,“早五时起身,整理行装,六时半即到站……车经一处,路上发现碎片不少,急下车拾十余块,其中有一碗底还有梅一枝,都是未曾见过。询之路人,知是前赖。此外附近有窑,可以无疑,我于车行时发现,喜欢异常。”当时丽水到龙泉的公路过境道太,陈万里路过时偶然发现青瓷碎片,即下车拾拾,行色匆匆,所以记载得十分简单,但“喜欢异常”四个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种欣喜之情的自然流露。11月9日他返程途经道太时又发现两处碎片之所,并详细记录了相关信息,留待日后参考。

第二次考察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24日的日记里的记载颇为详尽。陈万里第二次调查龙泉瓷器时,与管炳然相识。23日晚见到了他,说有两件出土的瓶子,存在道泰(道太原名)家中,邀陈万里先生去鉴定,两人于是相约同车东发。到道泰后,即由管炳然导引上山,查勘道泰的古代窑基,此处原有碎片,因为时局所迫,为防日寇空袭,着手建造防空壕,挖出了一个窑的基址,防空壕就沿着基址建筑起来。“就此处窑址观察,觉得尚属可观,当然远胜于梧桐

口的出品。管君说,前几年有人在碎片底下还见到‘道泰窑制’四字,此在他处所未见未闻者,不悉究竟如何。”

下山后至管炳然家,见到那两件龙虎壶,可惜有小瑕疵,尚非绝妙佳品。乡人送来“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碗,“惜花春早起,赏月夜眠迟”等画像碗,及有历史人物朱买臣的图案碗多件。得悉这些作品即在离此约一里路远的一个窑基里发现,陈万里异常高兴,兴致勃勃地拉着管炳然同去调查。

在路旁的窑基,除了不少的碎片、窑具,陈万里发现了众多的画像碗片,并推断“可见此种画像碗,确为此处窑中特色出品。但是以何原因而制作是种碗片,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同时画像碗,向不为一般研究古瓷者所称道,即有之亦不过存疑而已。因为究竟是否龙泉出品,还不能断定,何况要确实指出窑基制作所在,那更无法证明了。此次我以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发现,心中欢欣,不可言喻。”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陈万里感慨道:“由此我更可以确信所谓调查工作,应随时随地留意考察,看到什么东西,见

到什么事情,尤应多多询问,否则珍贵的材料,会当着你的面,飞逝过去,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因有别于道泰镇上所发现的窑基,陈万里还特意将此处窑基命名为道泰东窑。

与管炳然告别后,继续东行,约距道泰2.5公里处,在公路旁边又发现一窑基。制作虽然粗糙,但碗中凸起白线图案花纹,往常都以为是处州窑,想不到仍然是道泰窑的一种,这也是不平凡的收获之一,此处地名蛤湖,即以蛤湖窑命名。

33公里处有一窑基,即之前提到的前赖窑,下车后采集的碎片“尚属优秀”,补正了第二次访古时所得前赖标本的简略。

一路前行,新的发现接踵而至。35公里处,又发现了一古代窑基,靠近溪边,此处地名大棋,即命名为大棋窑,系在安仁口之东。此处所见物品,釉色次于道泰窑。自此继续向东行约1公里,在车站旁边,又见有碎片及窑具,地名丁村,即命名为丁村窑。采集了一些碎片上车,再走1公里即源口,由此可以推断,陈万里第二次访古龙泉时所见到的公路旁边的碎片,即前赖与蛤湖两处。陈万里还

写道:“据闻南岸安仁山中,约有五里路的地方,就有一窑,或者那就是所传说的安福窑。同时有些人竟说安福窑,就是弟窑,不晓得有什么根据?我相信这不过是句揣想之辞罢了!”并据此总结说:“龙泉北乡现只安福及大溪南岸未尽调查,北岸出品情形,经过此次查勘以后,可以略知梗概。”

第三次考察是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7月27日,陈万里从丽水往龙泉途中,因为龙泉有警报,上午十点左右到杨梅岭后在车站停车逾一小时,就树荫处阅读宋代辛弃疾的《南渡录》时,无意中于路侧见有不少烧窑器托,后果然寻获碎片。询问店中伙计后得知,附近山边碎片有很多,此处有窑基。就碎片观察,审定为明代制作,可惜行车时间不确定,不能细加搜索,仅拾碎片及窑具若干,姑且命名为杨梅岭窑。

“为之感奋不已”

陈万里在所著的《龙泉西南北三乡之古代窑基》一文中,还逐一分析了道太境内发现的各处窑址产品之优劣,尤其对道泰东窑颇为推崇:“道泰窑作品,尚属优秀,确为明窑。道泰东窑则发现画像而兼有文字之碗片甚多。此种物品,向不熟悉其出处所在,即东西洋专著中,亦属人言人殊,未曾归入龙泉作品中。忽然此次发现,数年存疑,一旦解答,中心欢愉,不言可知。从此道泰东窑在龙泉青瓷史上,将占有一席之地,殆无可疑矣。”并欣喜展望:“而我于发现之余,弥觉吾辈研究龙泉青瓷者,若有一分劳力,必有一分收获,可以深信。且在此剑川山中,正蕴蓄无数宝藏,期待吾人之开发耳。兴念及此,为之感奋不已。”时至今日,龙泉青瓷的大量考古发掘成果,都印证了陈万里的先见之明。

1979年至1980年,为配合紧水滩水电站工程建设,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单位联合组成紧水滩工程考古队,对大白岸、山头窑、源口、安福等地的窑址进行考古挖掘,所获颇丰。

源口青瓷窑址是元代龙泉窑青瓷生产的一处重要窑场,面积约4000多平方米,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发掘的龙窑长达97米,是全国最长的龙窑;出土于坑口村上严儿自然村的龙泉窑绝世精品——舟形砚滴,现存浙江省博物馆,系镇馆之宝。

(作者系浙江省龙泉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主任)



“慎诏狱 恤民穷”的林一柱

本报记者 照宁



在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溪林村,有一座闽南传统红砖古厝,这是明朝名臣林一柱的故居。

林一柱,字廷郢,号朴所,明万历三十四年中举人,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巡按南京应天府监察御史,因为官刚正不阿、清廉为民而“声名垂于汗青”。

在《同安县志》里记载着林一柱高祖林启的廉政故事:林启任南京国子监丞时,前任国子监祭酒刘震接受监生馈赠了小金库,林启知道后,取消小金库,把钱还给监生。后来,林启在任上发病早逝,年仅49岁,因平日清廉,林家穷得没钱办丧事,得应天巡抚林俊帮忙,才把丧事办了。

因家风家训良好,虽家境贫穷,但林一柱奋发读书,38岁中举人,终于得以出任。其任职扬州期间,深入了解民风民情,不轻易使用鞭扑等刑罚,并且平反冤狱,体恤民生艰辛,百姓称颂“清风飒然”。

天启二年,林一柱升任湖广道监察御史。此时正值明王朝内忧外患时期,但天启皇帝朱由校无心朝政,沉迷于木作、漆作和建造宫殿。林一柱心怀对国事的忧虑,多次上疏规劝天启皇帝,但是收效甚微。天启二年正月,林一柱再次上疏,奉劝天启皇帝“慎诏狱,恤民穷,容言官”,但是这份奏章

仍未得到答复。林一柱不灰心又上疏一本,希望天启皇帝能赠封追恤之前因直言上谏而被免去官籍流放回乡的官员李献可。林一柱一而再再而三的上疏,再加上他重提陈年旧案,本已不悦的天启皇帝龙颜大怒,痛斥林一柱,对林一柱心生芥蒂。

后来,林一柱被调往南京任应天府监察御史。其仍是克己奉公,上疏陈述卖官鬻爵、虚报士兵编制获取饷银而造成官场、军队名存实亡的弊端,直言要求对辽东战事失地负有主责的辽东经略使熊廷弼、辽东巡抚王化贞等定罪严惩。天启三年五月,林一柱又上疏追究新任辽东巡抚周鸣泰的莽阵逃遁之事。在一次收到京都同僚书信时,得知了织造太监李实压制官员、祸害百姓的罪状,林一柱提笔起草文书控告李实。此事传到李实及魏忠贤等阉党耳中,魏忠贤差人前往南京重金贿赂林一柱,并警告其谨言慎行,林一柱对此嗤之以鼻,拒绝受贿。此举遭到了魏忠贤的打击报复,天启三年,在阉党的鼓动下,天启皇帝将林一柱转任广东,只许他负责民事工作。

失意的林一柱拒绝赴任,辞官回乡。在乡期间,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著称于乡里。林一柱的谏言中,最能体现其精神的莫过于“慎诏狱,恤民穷,容言官”,后世将其作为祖训流传。

“艺术让乡村更美”

——阿尔山写生与创作作品展亮相中国国家画院

本报记者 付裕

日前,“艺术让乡村更美——阿尔山写生与创作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举办。2023年,中国国家画院组织近百名全国知名画家、老艺术家走进文化和旅游部的定点帮扶对象——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通过艺术家的画笔,创作出了一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呈现了阿尔山地区瑰丽的自然风光,展现了西口村老百姓脱贫致富后崭新的生活面貌。

以艺术展现脱贫,用绘画美化乡村,借笔墨描绘劳模,体现了艺术家的责任和担当。据中国国家画院党委书记燕东升介绍,此次展览作品形式题材丰富,内容多样,既展现了阿尔山秀美的自然风光,更反映出了西口村老百姓幸福生活的新面貌。这些作品是艺术家们坚持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体现。



连体双人玉玦



2015年湖北天门谭家岭遗址9号瓮棺出土的连体双人玉玦,现藏于天门市博物馆。该连体双人玉玦

左边头像为男性,右边头像为女性,头戴管帽,菱形眼,长发,为石家河文化所特有。

连体双人玉玦 新石器时代 天门市博物馆藏

安知世上无知音

李莹清



清青花知音故事图鼻烟壶,武汉博物馆藏

合了古籍中关于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相关记载,月下宁静安然画面,令人生出几许怀古的幽思。

伯牙与子期因琴而结为知音的故事,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大(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

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生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伯牙和钟子期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伯牙在晋国任上大夫,是当时的著名琴师,善弹七弦琴,《荀子·劝学》中有“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的记述,说的是他的琴声能让驾车而行的马停下来仰首谛听,可见其琴技的高超。

钟子期为楚国汉阳集贤村人,是个樵夫,但颇通音律。相传伯牙出使楚国时,曾夜泊汉阳江口,时值八月十五,伯牙于月下鼓琴,樵夫钟子期听之,一一道出所弹之意,二人于是结为知己,相约一年后在此地再会。一年后,伯牙依约而来,子期却已经病故。悲痛之下,伯牙认为世上再无知音,在子期墓前摔碎古琴,立誓终生不再弹琴。

北宋诗人邵雍有感于世上知音难觅,曾写下一首感怀万千的《知音吟》:“仲尼始可言无意,孟子方能不动心。莫向山中寻白玉,但于身上觅黄金。山中白玉有时得,身上黄金无处寻。我辈何人敢称会,安知世上无知音。”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根据这个传说写成《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一文,收录在《警世通言》中,在文中发出了“伯牙不作钟期逝,千古令人说破琴”的感慨。至今,湖北武汉汉阳城内仍有古琴台、钟子期墓等遗迹。

清代瓷质鼻烟壶从诞生到完善,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四个重要时期,工艺不断提高,造型日趋丰富。这件鼻烟壶器型端正,袖珍雅致,青花发色淡雅鲜丽,纹饰细腻清秀。工匠特别注意对环境的营造,以青山、松柏、竹叶来衬托友情的长青与可贵,尤其是对人物神态、动作的把握十分准确,伯牙的悠闲弹姿,钟子期的侧耳倾听,都刻画得细腻逼真,在体现清代鼻烟壶制作精湛技艺的同时,让人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绵长而悠远。



古琴台

武汉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清代青花知音故事图鼻烟壶,高6.5厘米,扁瓶形状,直口,上有珊瑚盖,盖下有象牙小勺相连,便于开取鼻烟。椭圆形圈足,足内红彩署“湛轩雅制”。从肩部到腹部及腹下,通体绘青花纹饰知音传说故事场景:壶身的一面,青山绿水,幽篁竹叶,水波荡漾,青绿情趣、幽雅宜人的环境跃然眼前。一株枝繁叶茂的松柏掩映之下,一只泊岸的乌篷船头,伯牙坐于椅子上,气度威严。只见他身躬略微前倾,双手置于琴弦之上,神情专注地弹拨瑶琴,江风吹动鼻下长须,凝神静气,仿佛正怡然陶醉于音乐的旋律之中。船篷下的舱室中,一童仆手捧另一盏清茶,立于伯牙身侧。壶身另一面,青山绵延,植被葱茏,樵夫装扮的钟子期盘腿坐于松下山坡旁的平地上,柴刀和斗笠随手放于地上,右手托腮,正侧耳认真聆听伯牙弹奏的美妙琴声。观整个画面,作者截取了二人相识前鼓琴、听琴的一幕情景,契